



何惜薇

是国家治理的理念转变也好，是政府企图亡羊补牢也罢，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政府能否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就算不能制止一些矛盾浮出台面，也要能够及时发现毛病的症状，主动去解决问题。而要做到这点，自然必须透过不同管道和途经去观测民情和了解民意。

为期一年的免费乘搭地铁试点计划自公布以来，各界着重讨论较多的是该措施能否改变民众出行习惯，进而达致纾缓地铁拥挤情况的预期成效。相对来说，较少人关心这个举措是否反映政府治理手法和精神的转变。

其实一些可以深入思考的层面包括：推出该试点计划是否意味

政府已不再受到“天下没有免费午餐”理念的束缚？免费措施今后会不会在其他领域中推行，尤其是向来坚持“共同负担”（co-payment）原则的医药保健方面？政府这回之所以这么做，是否因为承受不了民粹压力，唯有顺应民意？

长久以来，免费物品或服务可能被滥用，而其价格或被低估的顾虑，已成为某种根深蒂固的治国思维。政府因此倾向要求消费者共同承担风险和成本，或至少征收使用服务的象征性收费。

有部分舆论认为，免费乘搭地铁试点计划只不过是项过渡性的措施，资助这项计划的1000万元与扩展地铁网络等改善交通的长期计划根本不成正比，不能就此断定政府已偏离不让物品或服务免费的固有原则。政治风险顾问德瓦达斯（Devadas Krishnadas）就认为，政府这回其实没有偏离一贯做法。为免费地铁服务买单的依然是乘客，只不过他们不是直接从口袋中掏钱，而是透过缴税的形式支付。

也有观点认为，推行该试点计划并不象征政府改变国家治理原则，而是一种在民意压力下的短期政策调整。从政治的层面来看，新

免费搭地铁的政策象征

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助理教授陈庆文认为，政府这么做完全是一种“政治必要”。许多国人每天都在使用公共交通服务，每一次遇上拥挤的状况，就怨政府一次。换言之，政府再不出手解决眼前问题，就有如每天都在流失一张张的选票。

不过，代表不同观点的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研究中心助理院长刘浩典日前撰文表明，推出试点计划反映政府已经愿意检讨其长期抗拒提供任何免费服务的立场。刘浩典说：“政府让地铁服务免费，就算是暂时性的举措，也意味着政府为了解决迫切的问题，不畏挑战自己的意识形态。”

扩大来看，即便是认同资助免费乘搭地铁试点计划的不是政府而是广大的纳税人，下一个延伸的问题是：同样的做法会否推广到其他领域？

在公布地铁服务免费试点计划的两天前，总理公署部长兼环境及水源部和外交部第二部长傅海燕在一个社区活动上重申，政府和人民共同分担医疗费方针将继续构成整体医疗资助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当时指出，政府虽然会检讨

如何更有效地帮助国人应付医药费负担，但也必须避免和欧洲一些国家一样，面对财政难以平衡的问题。

务实的政府要把同样的做法推广到交通以外的领域去，相信还得经过另一番成本与收益的评估。

仔细想想，推行免费乘搭地铁试点计划背后的考量，与傅海燕针对医疗保健资助制度表达的原则，未必有矛盾。医药一旦免费，民众可能滥用医药服务并过度消费免费药物。在特定时间段里让乘客免费乘搭地铁，未必会构成同样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大量地铁乘客同时为了受惠，任意乘搭地铁，浪费宝贵时间的情景，显然不符合实际生活情况。

是国家治理的理念转变也好，是政府企图亡羊补牢也罢，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政府能否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就算不能制止一些矛盾浮出台面，也要能够及时发现毛病的症状，主动去解决问题。而要做到这点，自然必须透过不同管道和途经去观测民情和了解民意。

与此同时，还要时时自我检视各个政策和措施，力求为人民谋求最大的福祉。